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不,这仍旧是任职之旅,不过这只“不系之舟”驶向了登州。这可能是苏东坡唯一一次走向大陆的东端,山东半岛的海角。这里不属于多水的南方,实际上很多里程靠乘车或骑马,最终来到了登州知府的任所。

在黄州生活的第五年,也就是苏东坡四十九岁的春天,他出人意料地被皇上委任为汝州团练副使,官职虽然低微,却向都城靠近了一步。他在赴汝

州路上尽情地放松了一回:观察庐山,考证石钟山,与弟弟一家相聚,并探访了金陵的王安石。他走得多么从容,好像是一生中步履最为迟缓的一次。不过他实在是疲惫了,在大恐惧之后的松弛中需要好好镇静一下,看看大梦醒来后的鲜亮风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友人也有些异样。人生原来就是这样戏剧般地变换,如梦似幻。

汝州是瘦病多发之地,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粗脖子病”。也许出于惶恐和忌憚,苏东坡迟迟不愿挨近新的任所。他一边考察访问、行走游历,一边思虑,最后忍不住还是给朝廷上了一份。因为一个旧梦泛上心头,他再次想到了去常州宜兴定居的事。

每年新春,赏梅与画梅是我的一大乐事。

记起少年浦东乡村所见之梅,那是普通至极的村梅。其姿殊乏“疏影横斜”的雅韵,多的却是粗拙而野乱,梅枝向着空中四处争发,寒冬花开,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给寒寂的乡村平添了一脉温暖。少年的我满怀画梅的冲动,紧握毛笔,蘸墨用力在素纸上胡乱画了几根线条,然后依着画谱点上了几朵艳丽的红梅,并勾点了蕊,这一涂一点,居然图成,一时满心欢喜。

后来读了些梅花画谱与诗,看到了萧华有幅梅花图,并经友人介绍知道天下有个赏梅佳处叫做“香雪海”,就在邻近的苏州光福。满怀着一睹名品老梅的梦想,在一个漫天大雪之时,与友相约去了“香雪海”探梅。

到了苏州遇当地人询问香雪海的去处,十有八九表情茫然,或有回复:是要买冰箱吗?乃因苏州当年一款冰箱品牌叫“香雪

编者按:春意正浓,春天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春花烂漫,更有“心里的春光”。它超越四季,即便在寒冬,也能带来暖意。它们是人生中那些永恒的温暖时刻,那些对美好生活 and 希望的憧憬,是鼓励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

室内,叶子花、虎刺梅、茉莉、朱顶红、长寿花、玻璃翠、海棠,春意盎然,花朵们竞相绽放,争奇斗艳。

室外,连翘、迎春花、野樱桃、杏花、黄水仙,含苞待放,有的已经绽放。

料峭的春寒,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阴沉的天空,遮不住春光的美丽。

而我,坐在电脑旁,一遍一遍聆听张德兰的经典歌曲《春光美》。我摇头晃脑,如痴如醉。突然,我看见自己光秃秃的脑袋的影子映照在电脑屏幕上,自己放声大笑了。

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顶,露出春的生机。

我的脑袋就是冬天的山顶呀,想一想鹤发童颜的老人,他们最多算是秋天呢。

舟行海市

——读解苏东坡

张炜

当时还不到五十岁的苏东坡,记载中已是发稀齿衰。他拖着残病的身躯,真想最后能做一个田园梦。就这样,在奔赴汝州的途中,通过一番恳切奏请,竟然被恩准居留宜兴。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安慰,一生筹划终有着落,一切即将变为现实:“十年归梦寄西城,近去真为田舍翁。剩觅

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一》)如果苏东坡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向宜兴,或可进入一个平静的港湾,得到最后的休憩之所。他在这里可以有更多著述,一部文学史也将改写。但事情就是这样诡谲,命运最终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就在一切顺畅进行的时候,热烈的五月来临了,京城发出的一纸任命正在路上。

这次让他去了一片特异的土地,即素有仙人传说的东部海角登州。那里从秦代之前就活跃着一些研习长生不老之术的方士,以求访仙境而声闻海内,是大陆的边缘。诗人实在无奈,只得改调船头。这时候的苏东坡是欣喜还是

颤栗,只有自己知道。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到任登州仅仅五日,皇上竟然又以礼部郎中的身份招其回京;更不可思议的是,诗人还朝仅仅半月,又升迁为起居舍人,就此走向一生的辉煌。这是后话。

苏东坡在登州任上不过五日,又因事拖延十天。在极短的日子里,他却留下了特异而丰厚的记录。我们可以设想诗人登州之行的快乐,这不仅因为重新启用,还让其靠近了修仙之地。登州治所在蓬莱,蓬莱阁是标志性建筑,它下临茫茫海,能够常常看到传说中的“海市蜃楼”。可惜苏东坡的任期只有区区五日,加上流连也不过半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匆匆过客竟办成了诸多大事:调查政务民情,登阁观海并写下诗篇,上《乞罢登莱榷盐状》《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道奏章。

这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能吏,稍有机会就释放出那么多热能。登州之行发生在诗人身上的这些感人故事都有确凿记载。最为神奇的还有想之念之的海市奇观,这传说中的奇幻被他亲身经历,整个过程写进了诗中,刻在了阁上:“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云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

海”,风靡全国。后来总算有个车站司机知道,于是搭了他的车,一路奔驰。下车后雪中山行,终于见到了神往已久的“香雪海”。雪是越下越大,徘徊于老梅横斜的梅林之中,一时恍若隔世,所谓若神仙世界,大概也就如此。

也学清人李复堂题画“光福梅花开时,折得一枝”句,归携一枝插自家花瓶中,图之自赏,亦觉风雅。

几年前,忽有一日,见汪曾祺文中有录前人题画句:“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读之大喜,“山家”二字一下唤醒了我的尘封已久的村气本性。

除夕至春节间一连好几天,兴来涉笔写瓶梅数十幅,皆笔拙如篆隶,墨黑似碑拓、梅花红艳,其快意仿佛又回到昔年学画村梅的情景。

于是自笑笑了那么多年“疏影横斜”的风雅,全不敢漫写村梅的酣畅率性之乐,大有“只因误识林和靖”之叹。

当然如此的横涂竖抹“必为方家所笑”,此乃后话,且行且快乐再说!

多年以前,我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把自己的头发理个光头。没想到的是,理个光头,我的人生一下子就由秋天升级为冬天了。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上班呀?”我站在公共汽车上,一位老大娘用无限怜悯无限同情的目光和声音向我表达了问候。

我和一位大姐在车上同时发现了一个空位,一起走到座位前发现了对方,然后相互谦让,让来让去,最后大姐把我摁在座位上了:“你年龄大,你坐!”我摸摸口袋,罢了,没带身份证,心安理得坐着吧。

——我们的故事,说着那春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在我们心里。

想想年轻时候,我是自来卷儿的头发,天生一个诗人气质。可是,那个时候不流行小鲜肉,否则,我早都是网红了。

我自卑得一塌糊涂,缺乏男子汉气概啊。屈辱,挫折,嘲讽,简直就是我在人群里的食物。要命的是,我都在大学

下午散步的时候,看到了日落的景色,那一轮太阳变得又圆又大,呈现出橘红色。在夕阳晚照的背景上,那层层树林渐渐暗淡下来。落日变得殷红,树的影子越来越暗,成了挺拔的剪影。那一刻,我沉浸在默默的欣赏中:远方、夕阳、树影、归鸦,一幅最真实的画。

大自然每一瞬间所呈现的画面,都是纯洁的、神圣的。当我和大自然面对面的时候,我羡慕这立体的、辽阔的画面。我被感染着。我伫立着,以宏观的汗漫的目光注视着

闭,为我起毡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登州海市》)他真的见到了海市。

后人对苏东坡迅捷高效的办事能力感到惊讶,不由得设想:如果让其稍稍延长一点登州任期,又将留下多少业绩。诗人自少年时期就心怀仙道之梦,而北国登州恰是实现玄志的最好去处,迷茫海域中就有“三仙山”,在此久留,或可亲踏寻仙之路。登州给予的最大满足,可能就是得以亲眼目睹“海市蜃楼”了。可惜他匆匆而来,节令不合:行至登州已是初冬,而海市现于春夏,所以当地人称“今岁晚不复见矣”。苏东坡笃信神灵,他在凤翔、密州、徐州、颍州任上,都曾为解除大旱向山神和上苍祷告,也都如愿以偿。这一次他特意去海神广德王庙祈祷,结果又一次再现神迹:第二天海市就出现了。

这一件实有记录的奇事让我们想到了许多:人的力量,上苍的力量,大自然和心灵的力量,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汇合?在苏东坡与上苍合作的记载中,不断出现一些触目的文字,把神奇一次次拉到了我们眼前。

因为苏东坡,登州才更像登州;因为苏东坡,海市滋生出更大的诱惑。



了,胡子还没长出来,急得我都想找仙人找长胡子的灵丹妙药。

我的童诗《土豆之歌》,灵感来源就是我光秃秃的脑袋。写《土豆之歌》的时候,我的耳畔轰鸣的是京剧里的响亮而又急促的锣鼓声。

我想起了乡村的土路,儿时的学校,儿时的伙伴,儿时的小河桥,儿时的青龙河水。正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言:在童年时代

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雨更丰沛,天更蔚蓝,而且每个人都有趣得要命。

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人生的春天,但我那时候怎么能懂得呀。阅历简直是真理的磨刀石。

总是经过之后才明白,总是回过头来才发现美好。

——我们慢慢说着过去,微风吹走冬的寒意。我们眼里的春天,有一种神奇。

因为疫情,心里沉静了许多。和儿时的乡村伙伴,常常回忆昔日的美好。

夕阳晚照(外一章)

金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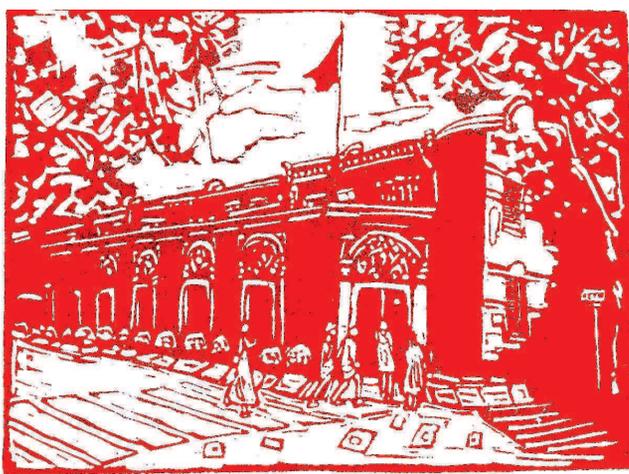
它,凝神屏气,物我两忘。天,渐渐暗淡下来,在暮色中,我更加感受到了天际的邈远。树影隐去,星光闪现,宇宙变得更为寥廓。此时静好,最宜和自己倾谈诉说。

一片叶子落下来
一片叶子落下来,没有风,也没有鸟雀飞临枝头,为什么此刻一片叶子落下来?

在这亦春亦冬的季节,一片叶子落地,也会激起一片遐想的涟漪吧!那片在去年深秋就已枯黄的叶子,停在枝头整整一个冬天,在凛冽的风雪中,它不曾摇落,而此刻,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它却延迁到了地面上。

地面上的春雪刚刚融化,浸润得土地松软了。一片叶子飘落在地面上,一场春雨过后,那片叶子融入泥土,悄无声息地抱着种子,它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花草树木的种子。

一片叶子落下来,一个圆满的归宿。



一大会议纪念馆(木刻) 沈雪江

晚清江苏泰州人丁柔克所著史料笔记《柳弧》,记录了作者在云南、贵州等地生活及在湖北任职时的各种见闻,其中对清后期尤其是晚清官场腐败和黑暗现象的揭露批判,不失深刻。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此忽略记载同样发生在身边的暖情故事,如其任职湖北期间,发生在一个流落在此的外省青年身上的故事即是一例。

那是道光初年,江夏县(今隶属武汉)夏天的一个黄昏,人称小毛的挑水工毛有伦送水路过黄鹤楼,发现不远处的江边,有个一头乱发、衣衫邋遑的年轻人在拭泪。小毛猜想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怕他想不开轻生,便上前问他要不要帮助。年轻人看了眼小毛,欲言又止,结果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小毛送完水路过黄鹤楼,发现昨天那个年轻人又坐在江边,看去神情更加凄楚。小毛再次走近他,问他有什么困难,自己也许可以帮助到他。小毛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年轻人,他告诉小毛,他从苏州过来,随亲友一起赴广东,不料他中途病倒,无法同行。如今滞留江夏,已经身无分文,又举目无亲;欲住不得,欲行不能,因此伤心落泪。

小毛听罢,顿生恻隐之心,当即将外省青年领回家,让他洗澡,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并端来饭菜。外省青年感动得一再打躬作揖,并连声道谢。

小毛问他,去广州约需多少盘缠。外省青年以为小毛只是随口一问,也就随口回答了他。小毛听罢一愣,显然,这笔钱并不算少。

小毛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在一师爷府上任职。当晚父亲回家,小毛向他介绍了外省青年。父亲也很善良,赞同儿子向困境中的外省青年伸出援手。

但夜里当小毛悄声告诉父亲,他想为外省青年筹措盘缠,让他去广东时,父亲一听盘缠数目,顿时半晌不语。少顷,他叹了口气,说:“余父子即欲救之,亦无资也。”只听小毛对父亲说:“余支月食可得四五千文,父支月钱,再问某二爷借之,可勉强十千之数。”小毛的诚意感动了父亲。

有意义的,是丁柔克此时突然笔锋一转,写到了江夏县上下各色人等在得知毛氏父子无私帮助萍水相逢的外省青年后的各种反应:“有叱其谬者,有嗤其愚者,有敬其义者,有怜其贫者,毛(氏)父子不顾也。”

不日,小毛就把为外省青年筹措到的盘缠赠送给了他。外省青年感动得热泪盈眶。向毛氏父子告别时,他执意向恩人小毛“记问其姓名三代而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十年过去。此时小毛父亲已过世,小毛也早已不做挑水工,而在江夏县署打杂。这天,一封来自广东的公函惊动了江夏县署。公函上赫然写着:“毛有伦捐职从九。”众所周知,晚清时,一个人除了考试科举进入仕途外,还可以花钱捐官,担任虚职。这就是说,有人花不菲的钱,在小毛在广东捐了个从九品的官。那人不仅出资为小毛捐了个从九品的官,还通过票号(即私人银行),汇给小毛二百两银子,作为他赴广东的盘缠。

小毛遇上如此大好事,除了“阖署惊异”外,人们更好奇小毛上辈子究竟积了什么德。小毛对此认真想了半天,这就想起了十多年前,曾经帮助过一个流落在江夏的外省青年。

不日,小毛到达广东。这才知道,昔日流落江夏的外省青年,如今已是一位在当地有着好口碑、受人尊敬的富翁。

一个外省青年在江夏

陆其国



有敬其义者,有怜其贫者,毛(氏)父子不顾也。”

不日,小毛就把为外省青年筹措到的盘缠赠送给了他。外省青年感动得热泪盈眶。向毛氏父子告别时,他执意向恩人小毛“记问其姓名三代而去”。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十年过去。此时小毛父亲已过世,小毛也早已不做挑水工,而在江夏县署打杂。这天,一封来自广东的公函惊动了江夏县署。公函上赫然写着:“毛有伦捐职从九。”众所周知,晚清时,一个人除了考试科举进入仕途外,还可以花钱捐官,担任虚职。这就是说,有人花不菲的钱,在小毛在广东捐了个从九品的官。那人不仅出资为小毛捐了个从九品的官,还通过票号(即私人银行),汇给小毛二百两银子,作为他赴广东的盘缠。

小毛遇上如此大好事,除了“阖署惊异”外,人们更好奇小毛上辈子究竟积了什么德。小毛对此认真想了半天,这就想起了十多年前,曾经帮助过一个流落在江夏的外省青年。

不日,小毛到达广东。这才知道,昔日流落江夏的外省青年,如今已是一位在当地有着好口碑、受人尊敬的富翁。

十日谈

谁共心里的春光 春风马蹄疾。

责编:殷健灵